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0

2025.9.24 星期三
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鹧鸪天·秋收赞歌

□书杰

其一

稻浪鎏金接素秋，镰光拂晓月华收。汗凝阡陌星如粟，穗染西霞色胜绸。

耕破晓，梦盈畴。天浆倾作酒盈瓯。忽惊北斗垂芒处，数尽人间万顷秋。

其二

北斗倾杯桂子稠。平畴昼夜酿金秋。铁牛叱咤云为伴，银线逶迤水自流。

仓廩满，雀鸠讴。农翁醉指月如舟。莫言天道酬勤苦，且看金风卷九州。

其三

稻浪熔金镀玉瓯。镰锋淬月露先收。汗凝星野千畴绣，穗坠云川万斗秋。

犁破晓，梦盈舟。银河倾作酒盈瓯。醉邀北斗斟丰岁，共醉江天万顷秋。



父亲与牛的岁月情长

□常树国

那年春天，农村吹响了变革的号角，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地生根，我家和大伯家共同分得了生产队的一头牛。就这样，父亲算是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牛。这头牛，承载着父亲对生活的无限憧憬。他视牛若宝，喂草时，小心翼翼地筛净每一把草料，生怕自己的一丝怠慢让牛受了委屈；饮水时，他蹲在水槽边，轻轻拨弄着水面，确保每一桶水都清澈甘甜。白天，他将牛牵至门口大槐树下，那树荫宛如天然屏障，为牛遮挡住炎炎烈日；傍晚，他牵牛回圈，那牛圈被他打扫得干爽舒适，仿佛是牛的温馨港湾。夜深人静，月挂梢头，父亲总会披衣起身，提着那盏昏黄的马灯来到牛圈。灯光下，他俯身查看牛身子底下的土是否潮湿，侧耳聆听牛倒嚼的声响，那声音在他听来，简直就是人世间最动听的乐章。他甚至会上阵一支旱烟，静静地陪牛待上一阵儿，直到确认一切安好，才安心回房，伴着对牛的牵挂沉沉睡去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半年时光匆匆而过，大伯谋划着开个石磨香油坊，得买一头小毛驴来拉磨干活。无奈，我们两家只好拆伙，把牛卖掉了。

没有牛的日子可真难啊！麦收时节，别人家有牲口助力，轻松又高效，而父亲只能将割倒在地里的麦捆子装上地排车，用人力一点点拉到村头的打麦场。汗水湿透了父亲的衣衫，沿着脸颊、脖颈滑落，滴在滚烫的麦地上，瞬间无踪。没有牛，打麦场上，父亲、母亲还有我和大弟，只能合伙抱着一根用长绳拴着石碾的木棒，一圈又一圈地转着轧麦子。麦芒扎在身上，火辣辣地疼，可我们丝毫不敢停歇。邻居家瘦小枯干迈着小脚碎步的二奶奶，曾当着我父亲的面也斜着小眼，轻蔑地说：“全村就你家穷。你这四个儿子以后都得打光棍儿！”父亲望着自家四个未成年的儿子，默默地低下头，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。我无法知晓当时父亲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境，但我感知到那份屈辱肯定是浸入了父亲的骨子里。因为自那以后的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他变得沉默寡言，眼神黯淡无光。虽如此，但父亲并未就此沉沦下去，他将这份屈辱默默化作与命运抗争的动力，时常告诫已长大懂事的我们：“老大，你弟兄多，一定要带头好好读书。一定要争口气。一定要努力活出个人样来呀！”我深知父亲心中的苦涩与期望，于是发奋苦读，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惠民师范，成为村里几十年来首个跳出农门的人，为父亲争了光，也为这个穷困潦倒的家

庭带来了希望。

岁月流转，父亲的孩子门渐渐长大，我家的经济状况也如芝麻开花，慢慢有了起色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家种了五六亩棉花。棉花作为经济作物，在当时还算比较值钱。凭着庄稼人的吃苦耐劳，精打细算和一年只吃半斤棉籽油的节俭，父亲用攒下的一笔笔卖棉花的钱，终于牵回一头牛，一头真正属于自己的牛，一头能生小牛的壮年母牛。

这头母牛仿佛懂得父亲的期待，自从进我家后便特别“争气”：一年生一头小牛犊。第一头小牛犊养大卖了钱，父亲找乡亲和亲戚帮忙，拉土、买砖、打基，和泥、踩墙，垒起来五间土屋框子。第二年生的小牛犊卖了，父亲买回来木檩条、苇箔、红瓦，全村第一家盖起了五间脊顶大瓦房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。第三头小牛犊长到快要出栏时，却突然得了病。父亲本打算等它长大卖了钱，再盖一座房子的。儿子们已渐渐长大了，没有房子怎么娶媳妇啊？可如今小牛竟然病了。看着生病的小牛，父亲急得一夜之间嘴上起满了泡。他东打听，西问道，得知五公里外的西范村有个医术高明的兽医，便毫不迟疑地牵上小牛前往求医。当时，我已经师范毕业，在镇中学教书。得知消息后，我心急如焚，第二天下午放学，便骑自行车一路打听来到西范村。

在西范村西南的一处生产队闲置的空旷场院里，我远远地看见了无精打采的父亲。他正低首蹲坐在树荫下，身旁趴着他那头病恹恹的小牛。我支好车子，快步上前，急切地询问小牛的病情。父亲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，闷声说道：“好多了，再治疗个三两天差不多就能回家了。”我看着刚四十多岁却已花白了头发的父亲，心疼不已。我问他在这里吃什么，住哪里？他扭头一指旁边的一间小土屋：“晚上，我和牛就住在这里。大夏天，又不冷。只是有蚊子。来时，我从家里捎来了杂面馍。”他又瞟一眼不远处庄稼地边的菜园子，“那里还有现成的葱叶，可以就着吃。”

小土屋只有一间，没安门，也没开窗，低矮得一伸手就能摸到屋顶。里面逼仄阴暗，仅有一张破草席，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子牛粪味。我抬眼看到父亲裸露的小腿上，满是蚊虫叮咬后的小红疙瘩和挠后留下的一道道血痕，泪水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起转来。怕父亲看见，我慌忙扭头看向小牛。生病的小牛在树荫下安闲地卧着，眼睛扑闪扑闪的，看来病情

确实好转了不少。

几天后的周末，我回到家中，母亲慌忙迎上来，焦急地对我说：“快劝劝你爹吧，不吃不喝，都躺了两天了。”我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咋回事啊？”原来，前天父亲牵着病愈的小牛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在离家仅有二里远的地方，小牛突然倒地，口吐白沫，四肢抽搐，瞬间没了气息。心灰意冷的父亲伤心欲绝，蒙头躺在炕上，不吃不喝已经两天了。听见我回来，他红肿着双眼，强打起精神，摇摇晃晃地溜下炕，掀开锅盖，啃了两个凉窝头，一声不吭地走进牛圈，面对那头形单影只的母牛，长叹一声，扭身扛起锄头，默默下地干活去了。

一年后，这头母牛又生下一头牛崽。等这头小牛崽长成大时，我恰好谈成了一个对象。在农村，婚嫁之事，男方拿彩礼是天经地义的。虽然对象家没有狮子大开口，但父亲说：“亲家是明事理的人，咱也不能让人家小瞧咱。彩礼必须要拿得出手。”父亲掂量了一下家底，告诉母亲：“就把这头小牛卖了，拿彩礼吧！”

就这样，一头小牛，给我娶回来一个新媳妇，为这个家增添了新的希望与活力。再后来，二弟结婚时，父亲同样是卖了一头小牛，凑齐了彩礼。

父亲最辉煌的时刻，是家里养了三头大牛。

两间通着的东厢房里，三个大牛槽并排而放，父亲站在东厢房门口，看着三头大牛，眼角眉梢挂满了喜悦，就像一位将军正面对着他统领的千军万马，挥手投足间，充满了坚定的力量。

邻居二奶奶的预言终究没有成真。父亲的儿子们一个也没“打光棍儿”，而且都儿女双全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在村里也算是兴旺之家了。

父亲钟情养牛，他把这份“牛情”也传承给了三弟。三弟初中毕业后，进了离家较近的乡第三窑厂上班，半年攒下的第一笔钱便全部交给了父亲，让父亲买牛来养。父亲从集市上牵回来一头健壮的大牮牛。这头大牮牛虽是雄性，却丝毫没有野性，性情温顺得如同绵羊。干活时，它麻利又听话，套车自己钻辕，拉车不用吆喝，犁地不必扬鞭，吃草不挑不拣。离村五里有我家的二亩地，每次去收种庄稼，父亲最喜欢套上它出行。拉上庄稼回村时，尽管惬意地坐在车上闭目养神，大牮牛自会稳稳当当当原路返回，绝不会出差错。秋分时节，耕地播麦，父亲牵牛下地，地头套上犁铧，鞭子轻扬，脆亮地喊一嗓子“得”，一袋烟的工夫便能犁完半亩地。每

每这时，父亲便会让大牮牛停下歇息一会儿。大牮牛喘着粗气，自在地站在地头东瞧瞧西望望。父亲点燃一支烟，蹲下身来，轻轻挠挠牛的肚子，赶走落在牛身上的苍蝇和牛虻。大牮牛摇摇尾巴，与父亲对视着，眼神里满是温存与感激，仿佛两位神交多年的老友，那画面温馨得好像时间都要为之停留。

全家人都喜爱这头牛，可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。一年后，家里急需一笔钱，父亲和母亲万般无奈之下，就商量着把这头大牮牛卖掉。记得那是一个大集日的清晨，父亲像往常一样走进牛圈，拍拍大牮牛宽厚的脊背，解开拴在梁柱上的缰绳，神色黯然地牵牛出圈。大牮牛顺从地跟在父亲身后，慢慢走出家门。它也许以为这次是同往常一样，会被牵去地里干活，它哪里知道，这次是要牵它去十里外的集市卖掉它。一年前，父亲从那里牵回了它，而今，还是在老地方，它要被别的主人牵走了。三弟下班回家得知真相后咆哮一声：“这么好的牛也舍得卖啊！”随即跑进屋里，趴在炕上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。那哭声里满是对大牮牛的不舍与对父亲的埋怨。

“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”。随着大型农业机械的普及，曾经千年来与人类朝夕相伴的耕牛，逐渐淡出了农家寒耕暑耘的舞台。如今，农业机械化使得收种庄稼变得轻而易举，养牛的意义似乎仅剩下了吃肉和赚取利润。

岁月的刀在父亲脸上雕刻出一道道深深浅浅的沟壑。曾经，割草、铡草、青储、推粪、垫土、提水，这些繁重的活计，他都能独自承担，可如今，这些活对他来说，早已变得力不从心。

望着空荡荡的牛圈，父亲眼神中流露出无尽的落寞与无奈。不能养牛的父亲，仿佛失去了生活的重心，也失去了迈步向前的干劲儿。他时常走进东厢房曾经的牛圈，四下转转看看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不能养牛了，也不能总闲着啊……”他和孩子们商量：“要不，我再养几只羊吧！养羊不费力气，也能赚钱。”他唠唠叨叨地说，说得多了，在他心中竟渐渐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动力，任谁也不能撼动了。他日日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，眼中又闪现出了久违的光芒。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父亲与牛的故事，虽有起起落落，但他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，那份遭遇挫折不气馁的勇气，却如璀璨星辰，永远闪耀在我的心间，温暖着我前行的路。